

制服議題

看見校園的文化問題

專訪多元文化教育協會理事鄭斐文

江沁瓊 / 採訪、撰文（婦女新知基金會實習生）

鄭斐文 / 多元教育家長協會理事，育有一名目前就讀國中的女兒

當制服被貼上汙名和標籤

鄭斐文回憶起學生時期穿制服的經驗，她提到自己曾經歷過服儀解禁的前後時期，但即使在服儀解禁後，她仍感覺制服容易與標籤化和汙名化有關，受害者尤其為其中的女性。舉例來說，有些女同學將襯衫袖子捲起、將裙子改短，大家可能會在背後指稱她們不是個「好女孩」，認為她們愛玩、叛逆、容易交男朋友，卻未曾設想過她們可能是富含創造力和較願意去突破的一方。我們的服儀規定也假設校園和社會是無關的，學生的美感容易受流行文化所影響，而規定卻不允許他們成為自己認為最漂亮和帥氣的模樣。

當制服作為一種選擇，而非強制

同樣身為家長，鄭斐文認同部分家長覺得「制服的存在可以減輕經濟負擔，也能省下許多便服的穿搭時間。」但她反對服儀規範因此被作為全面性壓制差異的工具，她認為制服本身是沒有問題的，沒有一定的對與錯，但其所牽涉的是校園內的管教和教育文化問題，是文化性的問題。此外，鄭斐文也提出一個狀況，若家長因為公務繁忙，來不及準備孩子的制服，是不是能夠以方便為前提，讓孩子有自由搭配的可能呢？因此，她認為家長們可以肯認制服的方便性，但不能與其背後所牽涉的問題混為一談。

Angle

取消制服的疑慮？

鄭斐文回應對於學生能夠自由穿制服後，多數家長的疑慮和擔憂——校園安全問題。她認為可以有更多方法去辨識學生及教師身分，如配掛識別證、刷卡進校園、加強校園安全巡邏等。制服問題應該和校園安全分開來談，因為若談及辨識問題，學生們不禁會問：「老師都著便服，陌生人不是更容易偽裝其身分混入校園嗎？」同學們也會不服老師「說一套，做一套」的可能。

階級與差異

我們提到現在有些家長認為：「若取消制服的存在，同學之間會因此產生階級差異和比較心態。」鄭斐文反問：「現在臺灣普遍的貧富差距真的還有如此大嗎？」在她們過去那個年代，經濟較弱勢的同學的確可能會被老師提出來指點、比較，但現今此狀況是鮮少發生的。此外，她不認為制服的存在可以因此消滅階級差異，比如說，有許多私立學校的制服質料好、高級又多樣化，成套的價格也相當可觀，這樣看來公、私立學校間不存在階級差異嗎？重要的是，我們不可

能單透過制服表面的形式來達到階級平等，這只是彰顯了社會過度重視外表和消費。我們應該教育學生階級與性別平等的精神，認知到即使有階級的差異，認知到這個社會上充滿各式各樣的人，都能夠平等的對待每一個個體。

制服與校園裡的權力關係

鄭斐文強調制服的議題是**文化問題**，我們需要了解校園、教育現場的文化在做些什麼，有哪些和權力關係有關，值得我們去討論。在師生的權力關係中，老師如何尊重學生，讓他們真的可以由下而上的來討論制服這件事情，以及對於身體的管理。而非由上而下，讓老師對學生直接的進行管制跟懲罰。2016年教育部確立高中端校園制服解禁後，鄭斐文認為最大可能的改變與教育現場的文化有關，也就是老師如何去思考與看待「制服」，部分老師傾向依循舊習慣或現況，不願改變；部分老師支持學生更彈性的穿著、更自由的搭配，但同時也會擔憂和其他老師的意見相左。但是當老師延續舊思想，採取恐嚇或記點的方式約束學生，容易形成奇怪的校園文化，只是方便師長進行管理，卻忽視學生真正的需求，如拉鍊位置的高低、換季過渡期長短袖的穿著等。

Angle

現在的教育和以前的時代不一樣，應該更以學生為本，更自由的來學習，然後依照學生的需求給予彈性的教育。因為對身體的管制其實會影響到對頭腦和心靈的管制。鄭斐文覺得臺灣教育體制內有很強的威權性，把學生管理的像是軍人一樣。限制個人自由的思考、多元性的意見和創造力，強調所有人的一致性與標準化，這樣的教育是很有問題的。

如何看待 2016 年由多所高中端陸續發起的制服解禁運動？

鄭斐文相當感嘆此情況，她認為校園仍不夠民主，學生必須憑藉發起運動抗爭、上報、引起輿論，校方才願意改變。我們可以反思從早期 1980 年代的髮禁、服儀規定到現在，我們到底解禁了多少東西？然後教育現場進步了多少？鄭斐文相當認同學生自主意識的抬頭，但一方面也看見了學校的不足，校方和同學缺乏足夠的討論空間。這是一個教育的過程，不僅僅是透過抗爭以達到某個目標，或是少數人站出來反應，事情就能被解決。我們應該避免形式性的討論，並選擇透過教育帶

領學生思考問題的本質，也容許多元的意見，學生才有可能真正由下而上思考事情的意義。

此外，2016 年這波學生制服解禁運動多由女校所發起，和上述提到制服本身易和貼標籤和汙名化有關。比如說短褲相較於短裙較無法表現出女性氣質，而當裙子過短時，女同學又不符合「乖乖女」的形象。鄭斐文提到自己的女兒在小學時也有相關經歷，一次到校外比賽時，女生都要穿裙子，而男生可以自由的選擇長、短褲，彷彿在暗示女生著裙裝才是禮貌。所謂的禮儀，不應該把壓力加註在女性氣質身上。

有關學生自主意識的抬頭其實也牽涉了公民社會的想法，和學生的定位有關，學生有權力可以發言。自主意識的抬頭必須要有更多的公民意識，但現在我們校園總會認為談論這些議題就是政治，學生只需要好好念書，不要談政治。談制服、談威權體制、談校園的民主，都叫做政治。

「去政治化」就像我們的社會把校園切割開來，彷彿校園跟社會無關。

Angle

協會對於服儀規範的觀點與立場

多元教育家長協會主要站在校方不當管教的問題。鄭斐文認為，校方總會認為給學生太多自由會很危險、會造成天下大亂，這種說法彷彿校園自由為校方和師長所掌控、彷彿自由是「給予」的。教育文化不應該假設每個學生都是賊、都會做壞事。此外，教育部針對校方該如何執行規定、有什麼機制可以讓學生申訴等規定應該可以更明確。鄭斐文認為從服儀的角度切入可以探討更多問題：看見不當管教，討論師生的權力關係，以及學生的校園參與、制服、身體自主權、課綱、學習的內容，學生有更多空間能參與一同做討論。而自己作為家長身分，鄭斐文認為若只有家長出面替孩子爭取，校方會認為這些只是家長意見，所以她更鼓勵國、高中生自主地集結，有時她也會鼓勵女兒透過在臉書貼文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意見。

鄭斐文憶起女兒與她分享的經驗，上表演藝術課時，老師要大家拿筆在身體和臉上塗鴉，說是身體解放。表演藝術課應該是要開發身體的美感和創造力；但是下課之後，學生馬上被規定說要穿何種顏色的襪子、制服外套拉鍊要拉到何種高度，這其實相當矛盾。表演藝術僅變成一堂課，並不是一個生活化的知識，學生在日常中不被允許實踐和嘗試。美感和自主性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討論，但教育應該更肯定學生的創造力。

Angle

對服儀規範未來的期許

鄭斐文希望能從服儀的角度切入，去照看教育現場裡的權力關係和性別問題。她認為制服本身是無辜的，但是它必須符合現代人自然的穿著和美感，臺灣的教育文化就是齊頭化和標準化，不容許個人的特殊性和創造力，也否定個人的特質。而實際該如何去做呢？

第一，促進討論，透過大眾媒體報導，讓更多人關注這些議題。

第二，具體的檢視教育部能有何作為，學校能夠如何被監督。鄭斐文認為這是一個文化議題，所以需要很多層面的討論，眾人的觀念才有可能慢慢的改變和開放。而我們也要去肯定學生的自主能力、學習能力、思考能力，並相信學生有著改變的能力。